

洪成玉

古汉语词义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词义分析

洪成玉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调义分析

洪成玉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7.125印张 144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30

统一书号: 9072·38

定 价: 1.05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学习词汇的重要性	(1)
二 词汇是学习古汉语的难点	(6)
三 分析词义的一般方法	(9)
第二章 从字形分析意义	(15)
一 字的形体结构和字义	(15)
(一) 独体字	(16)
(二) 合体字	(23)
二 字形的变化和字义	(31)
(一) 古今字概述	(31)
(二) 古今字类别	(34)
(三) 古今字的特点	(45)
第三章 从语音分析意义	(47)
一 通假字	(48)
(一) 通假字概述	(48)
(二) 通假字的几种情况	(50)
(三) 通假字产生的原因	(67)
(四) 判断通假字的依据	(69)
(五) 通假字和古今字的区别	(73)

二 同源字	(76)
(一) 同源字概述	(76)
(二) 怎样分析同源字	(82)
(1) 从意义方面分析	(82)
(2) 从语音方面分析	(93)
(三) 同源字和通假字的区别	(98)
第四章 从本义分析他义	(101)
一 词的本义	(101)
(一) 什么是本义	(101)
(二) 怎样辨别本义	(103)
(1) 从分析字的形体结构求本义	(103)
(2) 从语音求本义	(105)
(3) 从词的普遍用法中概括出本义	(106)
二 词的引伸义	(108)
(一) 什么是引伸义	(108)
(二) 词义引伸的几种情况	(111)
(1) 类比	(112)
(2) 演化	(115)
(3) 喻代	(118)
(三) 词义引伸和词类活用	(124)
三 词义的发展	(127)
(一) 词义的古今差别	(127)
(二) 词义发展的内因和外因	(130)
(三) 词义演变的一般规律	(133)
(1) 词义的扩大	(133)
(2) 词义的缩小	(135)

(3) 词义的转移	(136)
①概念的转移	(136)
②色彩的转移	(138)
第五章 同义词辨析	(144)
一 什么是同义词	(144)
二 确定同义词的依据	(148)
(一) 互训	(148)
(二) 同训	(148)
(三) 互文	(149)
(四) 异文	(149)
(五) 同义递训	(150)
(六) 同义连用	(150)
三 辨析同义词的方法	(151)
(一) 从词的词汇属性分析	(153)
(1) 概念的差别	(153)
(2) 色彩的差别	(158)
(3) 引伸义的差别	(163)
(4) 反义词的差别	(166)
(5) 地区性的差别	(167)
(6) 时间性的差别	(170)
(二) 从词的语法属性分析	(173)
(1) 词的句法功能差别	(173)
(2) 词的结合能力差别	(175)
第六章 词义分析和语法分析	(178)
一 词的两重性	(178)
二 词的语法属性分析	(180)

(一) 词性分析	(180)
(二) 词的成分分析	(183)
(三) 词的功能分析	(186)
(四) 词在结构中地位的分析	(189)
第七章 词义的求证	(195)
一 互文 对文	(196)
(一) 互文	(196)
(二) 对文	(198)
二 本证 旁证	(203)
三 词义的外部求证	(212)
第八章 结束语	(218)

第一章 绪论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图书典籍浩如烟海。我们要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首先必须掌握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前身，两者虽然同是汉语，但却存在着古今的差别。语言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词汇，是语言三个组成部分中对社会最敏感的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古今的差别更大，为我们掌握古代汉语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有理由说，词汇既是学习古汉语的重点，又是学习古汉语的难点。

一 学习词汇的重要性

正确理解词义是学好古汉语的基础。我们阅读古书，经常的量的问题是词汇问题。词汇按意义和语法功能可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虚词表示语法作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果从清人刘淇的《助字辨略》（1711年）算起，就有王引之的《经传释词》（1797年）、杨树达的《词诠》（1928年）、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1932年）等有广泛影响的专著。马建中的《马氏文通》（1898年）吸收了他以

前的有关虚词的重要研究成果，并把古汉语中的虚词，以类相从，组织在他所首创的古汉语语法体系中。因此，本书要讨论的词义分析，主要是实词的词义分析。

实词表示事物的概念。前人对实词虽然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尔雅》、《说文》、《广雅》等专著，以及为这些专著和其他古籍所作的注疏，都是我们分析词义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总的来说，词汇仍是古汉语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我们阅读古书，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一句话中，只要有一个实词意义不能确切理解，就会影响对整句话的理解。如《史记·货殖列传》：“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这句话中，除了“埒”字以外，都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词。弄清楚这个词，就成为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埒（liè）”是《史记》中很常见的一个词，意为等同。“用此富埒关中”，意思是，因此财富和关中的富商大贾一样多。

象“埒”这样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亡的词，虽然是古书阅读中的拦路虎，但不至于望文生义，产生误解。只要勤查字典，便能解决。分析词义最应注意的还是一些古汉语中常用，在现代汉语中还活着的词。如《史记》是我国一部有名的历史巨著，但“史记”两词，很可能被理解为历史记载，把《史记》的“史”，理解为历史的“史”。如果真是这样理解，那就错了。《史记》的“史”，不当历史讲，而当史官讲。这一点，唐人就有所辨明。《〈史记〉索隐序》：“《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所述也。”这就是说，《史记》的

“史”，是太史，即史官。史记，即史官所记述。这个意思，《〈史记〉正义论例》说得更清楚。论例说：“古者帝王，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太史公兼记之，故名曰《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自《隋书·经籍志》另立史部，把《史记》放在史部之首，才改称《史记》。我们稍稍注意，便可发现，在《隋书》以前的史书，除《三国志》称志以外（《三国志》中具体的国别史仍称书，如魏书、蜀书、吴书），都称书，如《汉书》、《后汉书》等，而不称史。

当然，更为常见的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一句话中，没有什么生词，似乎很好理解，但一细问，便又觉得不甚了然。如《汉书·酈食其传》：“沛公方踞床令两女子洗，而见食其。”这句话看起来明白如画，很容易懂。但如果你提出几个问题：这句话中的“踞”是什么姿势？“床”和现在的是否一样？“洗”是洗什么？“见”是否是看见的意思？很可能愣一下，而且还不见得都能准确回答出来。

“踞”是“居”的今字，原义是蹲的意思。《说文》：“居，蹲也。”段玉裁注：“今人蹲踞字，古祇作‘居’。”朱骏声也认为，“‘踞’为‘居’之俗字”。在古代，踞、坐、跪是三种相近的姿势。踞，通常是指“足底着席而下其臀，耸其膝”，即臀部虚悬，两膝耸起。还有一种“臀着席而伸其两足于前”的姿势也叫踞。这种姿势两腿叉开形似箕，也称箕踞。坐，是指“膝着席”而“下其臀”，即两个膝盖顶着席，臀部落在脚后跟上。跪，是指“膝着席而耸其体”（以上均见《说文通训定声》“居”字下解释），即两膝顶着席

子，臀部离脚后跟，伸直身子。这三种姿势有表示礼节的作用。古人日常起居一般是坐着，对人表示敬意是从坐的姿势直起身子，即踞；这种姿势也叫长跪。踞，特别是臀部着席的箕踞，表示一个人不拘形迹、傲慢不逊的态度，是一种极不礼貌的姿势。例中的“踞床”，类似箕踞的姿势，即臀部着床，叉着两脚，让两个女子各洗一只脚。酈食其见汉高祖刘邦用这种姿势接见他，认为很不礼貌，所以下文他批评汉高祖，如要成大事，“不宜踞见长者”。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踞”可以理解为现代汉语的坐，但在古书中却不能换成“坐”字。如果换成“坐”字，不仅不敬的意思没有了，而且也无法“令两女子洗”了。

“床”，古代主要用于坐（指双膝着席的坐），也兼用于卧。《说文》：“床，安身之几坐也。”段玉裁注：“床之制，略同几而庋于几，可坐，故曰安身之几坐。”《后汉书·向栩传》：“（栩）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处。”这段记载说明：①在后汉时，床还是用于坐。②“古人坐于床，而又不似今人垂足而坐之证也”（《说文》“床”字下段注）。南朝盛弘之所著的《荆州记》，提到长沙有一传说为汉代贾谊所坐的石床，说“床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这也说明古代的床，用途于今不同，主要是用于坐。很显然，不能把例中“踞床”的“床”，理解为今人用作卧具的床。

“洗”，本义是洗脚。《说文》：“洗，洒足也。”例中的“洗”，颜师古注道：“洗足也。”颜是唐人，觉得必

须把洗的古义注出来。其实，在汉人的观念中，洗，专指洗脚。《论衡·讥日》：“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实等也。”《论衡》的作者王充是东汉初年人，这说明东汉时，沐，专指洗头；洗，专指洗脚；盥，专指洗手；浴，专指洗身。在汉人看来，洗既然专指洗脚，后面补不补“足”字都可以。如同样一句话，《史记·酈生陆贾列传》为“使两女子洗足”，补出“足”字，但《史记》在他处仍习用一“洗”字。如《史记·黥布列传》：“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

“见”，本义是看见，即目光落到要看的事物上并且看见了。有句成语叫“视而不见”，可见“视”只是表示看的动作，不必一定看见，而“见”则必须目接于物。例中的“而见食其”，显然不是指汉高祖看见了酈食其，而是指使酈食其谒见。使谒见的“见”，一般可对译为召见、接见。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几个字都不甚了然，那么，就很难说“沛公方踞床令两女子洗，而见食其”这句话真正读懂了。

正确理解词义，还是进行语法分析的先决条件。如上文提到的“用此富埒关中”，这是一个表示结果的分句。“用此”即因此，是表结果的连词。富，即财富，在句中充当主语。“埒”，即等同，充当谓语。“关中”，地名，这是指关中的富有者，充当“埒”的宾语。如不理解“埒”字的意思，就很难进行语法分析。

由此可见，正确理解词义，注意词汇的积累，是学好古汉语的基础。要真正读懂古书，必须从打好基础入手。

二 词汇是学习古汉语的难点

学习词汇的重要性，一般说，并不难理解。难的是词汇不好学。词汇确是古汉语学习的一个难点。其所以是难点，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词的数量太多。古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发达的语言之一，词汇极其丰富。古汉语的词汇系统是由数以万计的单词组成的。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到唐宋时期，汉语词的数量就已相当可观了。我们可以从古代的一些字书、韵书看到，从东汉的《说文》到北宋的《集韵》，汉字的数量几乎成倍地增加。如：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编著，共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

《字林》——晋吕忱编著，共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现已失传。

《玉篇》——南朝陈梁之间顾野王编著，原本只剩残卷，现存的《大广益会玉篇》，系经唐孙强增字，又经宋陈彭年等重修。据《封氏闻见记》卷二所记，《玉篇》为三十卷，共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现存的《大广益会玉篇》，卷数如旧，字数为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一字。

《广韵》——虽是韵书，但也释义。北宋陈彭年等奉诏重修，为增广《切韵》而作，共收字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

《集韵》——也是韵书。宋丁度奉诏修定，共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个。

后来的《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一般稳定在将近五万的数量上。上述工具书所收的字，有的是异体字，有的是生僻罕用的字，有的是已经消亡不用的字。不过，即使除去这些字，数量也仍然是十分可观的。

二、词的意义比较复杂。一个词义有自己的内部结构。词义可分析为若干义位，义位又可分析为若干义素。由于词汇一直是语言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词义内部结构的组成情况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还只能用传统的观点来说明词义的复杂现象。

古汉语是历史语言。一个词的各个意义，有横的联系，也有纵的联系。如上文所举的“洗”字，本义是洗脚，但有时也引申为泛指洗涤。成语“洗心革面”就出自《易经》，其中的“洗”，就是指洗涤。这可以说是横的联系。再如“坐”，古时是指膝盖着席，臀部落在脚后跟上；现在指双脚垂地，臀部平放在椅子或其他支撑物上。这可以说是纵的联系。

古汉语中有的词，意义很多，往往同一个词，各个意义之间，既有横的联系，又有纵的联系，两种联系交织在一起，呈现十分复杂的现象。如“信”字，本义为诚信、诚实。

“信”和“诚”可以互训。《说文》：“信，诚也。”《尔雅·释诂》：“诚，信也。”《史记·屈原列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信”、“忠”对用，“信”即诚信，用的是本义。同文中的“楚怀王贪而信张仪”，“信张仪”，可以理解为相信张仪，其实也就是认为张仪诚信可靠的意思。《过秦论》：“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信臣”，即诚实可靠的臣子。《孔雀东南飞》：“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信”，即信使，也即可

靠的使者，这里指说媒的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信”，还是信使的意思，现在所说的“信”，当时还用“书”来示。例如：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

（《世说新语·雅量》）

外启信至，而无儿书。（同上）

上述两例中的“信”都是指使者；“书”，都是指书信。可能是因为“信”常用于可靠的使者这一意义，而可靠的使者被视为心腹，令传递书信，久而久之，又发展出书信的意义。据王力先生研究，“信”发展为书信的意义，大约是盛唐以后的事（可参看《汉语史稿》下册第五十八节）。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信”这个词有好几个意义。这些意义中，诚信、相信、可靠等，可以看作横的联系，可靠、使者、书信等，可以看成是纵的联系。词义的复杂，无疑也增加了学习词汇的困难。

三、词的书写形式不稳定。我们所学的古汉语，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书面语言。按通常情况，一个词应该只有一个固定的书写形式。古汉语中多数的词，书写形式比较稳定，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词，书写形式往往变化不定。在阅读古书中，有些词不懂是什么意思，是由于书写形式的变化造成的。如《汉书·律历志》：“璿人举出以与之”。其中的“璿”和“出”，成了理解这句话的拦路虎。其实“璿”即野字，是野字的古文。“野”在古书中，有时还写作“璿”、“埜”。

“由”，为块的本字，本义为土块。《说文》把“块”字作为重文收在“由”字下。

再如《汉书·灌夫传》：“印视天，俛画地。”“印”即仰的古字。“俛”是“頽”的异体字。《说文》在“頽”下说：“或从人从免”。“免”字现在又写为“俯”。

为数众多的异体字，给我们阅读古书增加了很大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困难。我国的古籍多数没有经过整理。即使经过整理的，如二十四史，主要还是标点断句，字形的统一规范问题也没有解决。因此，为了顺利地阅读古书，我们还不得不正视这个困难。

由于上述的原因，实词一直是学习古汉语的难点。要克服这些难点，除刻苦学习以外，还有一个方法问题。在同样努力的情况下，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对学好古汉语词汇是十分重要的。

三 分析词义的一般方法

学习古汉语，传统的方法就是靠死记硬背。熟读成诵，今天看来，这也还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方法。对一些名篇能熟读成诵，确实有助于提高古汉语的阅读能力。但不能认为这是唯一的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用于学习古汉语的时间有限，能熟读成诵的作品总是少量的。即使把少量的作品读得滚瓜烂熟，恐怕也不可能解决阅读大量古书的矛盾。因此，方法问题，特别是如何分析词义，扩大词汇积累的方法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古汉语是书面语言，古汉语的词义是由字形、字音表示出来的。研究古汉语的词，一般是由形、音入手，深入到词义的内部结构。段玉裁所说的“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广雅注序》）可以说，看到了古汉语词的特点。我国古代有成就的训诂学家，在分析词义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词的这些特点入手。

从字的形体结构分析词义，这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分析词义的方法。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符号和它所指称的意义，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汉字属表意文字，尽管字的形体，从甲骨文以后，发生了由篆而隶，由隶而楷的变化，字形的表意作用已不十分明显，我们还是有可能溯源到最初的字形，分析字义。

先秦因为去古未远，还有从字的形体结构分析字义的习惯。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文”，这里就是现在所说的字。先秦称文不称字。“止戈为武”，意思是制止战争叫做武。这句话是楚庄王为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说的。他对“武”的解释，不见得符合当初造“武”字的原意。据今人研究，“武”的初义是跳舞。下面的止，表示跳动着的脚（按：“止”是足的古字）；上面的戈，表示手中拿着用作舞具的兵器。古时候，庆祝战争胜利一般都要跳舞。

“武、舞古同字，武即舞”（于省吾《双剑谿古文杂释》）。今人对“武”的研究，虽然纠正了古人的错误，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从字的形体结构分析